

北京舊志彙刊

〔萬曆〕
順天府志

十

〔萬曆〕順天府志

卷之六 下

又銘

王世貞

趙弼作《文山傳》，既赴義，其曰：大風揚

沙，天地盡晦，咫尺不辨，城門晝閉。自此連日陰晦，宮中皆秉燭而行。群臣入朝，亦爇炬前導。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，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、太保、中書平章政事、廬陵郡公，謚忠武。命王積翁書神主，洒掃柴市，設壇以祀之。丞相李羅行初奠禮，忽狂飈旋地而起，吹沙袞石，不能啓目。俄捲其神主於雲霄中，空空隱隱，雷鳴如怨之聲，天色愈暗。乃改前宋少保、右丞相、信國公，天果

開霽。按正史、文集，皆不載此事，傳疑可也。信公至我朝景泰中，賜謚忠烈。人不能知，故附記之。

首善編序

李楨

士不可不誦法孔子，誦之則奮，法之則行。譬諸日，雲以翳之，風以暝之，乃其常明者自在也。故聖道如日，誦法者不可無廓清之功。余左順天也，司籍者告以職事，余遂事於學宮。師生倚講席以觀聽，而進退周旋，濟濟如也，蹒蹒如也。余曰：「可矣。」或曰：「師生煥無紀也。」

久矣。是日也，蓋曠見者。」於是下試，檄於兩縣。縣以財乏告余曰：「如是不有改試爲課矣乎。」乃月六會於堂，季則周會者三，面耳旨趣已而，秋水淋漫，廟學存者半，圯者半。丁祀之夜，席廡以行事，步堦水中。於是下修檄於兩縣。縣以財乏告余曰：「如是卒鞠爲茂草矣乎。」乃關堂，下之二十五郡邑以襄事。

或以志請余，檄李教授士登領志事，陳教授九官竟領之，余總其事。志成而示之，以禮名《首善編》，檄盧丞鏤之。序曰：凡經營必辨

方正位，故始之以繪事。事遵制而後法守可定，故受之以卧碑。碑者，大觀也。繪而遵制，必有處所，故建置先之。建置必裡其所宗，故次之以祀事。事各有攸攝，故次之以官師。官師立而政教興焉，故次之以學政。學政舉而人材彬彬出矣，故次之以選舉。

選舉者，例也，士立身從政，在乎自樹以馨香之，故次之以人物。有人物則學校不徒設矣，齒一德一鄉黨，與輔世者并，故次之鄉飲。鄉飲之義明，則禮讓之風興，夫射有似乎君子，故鄉射終

焉。

或曰：「作之斯志之矣，復綴之以諸禮也何居？」余曰：「不聞之吾孔子之志於學乎？」

論志講禮於杏壇、農山之間，《六經》昭昭然日行天矣。經各居一，禮獨居三，故三千三百之文，非縟節也，根於天叙，協於人情，達於政理，非強世也。古之君子，〔注一〕不必親相與言禮樂以示之而已。自幼至老，無日不在禮之中。自身至天下，無事可出禮之外，仰與天合，俯與人合，幽與鬼神合。此孔子志三代之英，示士以藏身之固也。

〔注一〕古之君子

「古之君」下，原

本錯簡，「子」錯簡

於原本第六頁上。

據文義正。

彼亂紀疵國，必先弃禮。禮弃而煩文縟節以爲禮，則治教日淪，人心日偷，俗之日以敝也未之何矣。後之君子□以四禮，然三禮尚存千百之儀未墜。余茲博而約之，亦欲士無日無事不於禮立，則傳習之意明，而化民成俗之典振。循此以希聖德業，外無非禮之動，內無非僻之干。斯天德可純，而孔門可入矣。」

宛署雜記叙

閩長樂謝杰

沈大夫治宛之三年，業已報政矣。徐出其篋中書曰《宛署雜記》者，問言於余。余惟古者國

〔注一〕陳著作紀
三國曰志「陳
著」下，原本錯，
「作紀三國曰志」
錯簡於原本第六十
頁上。據沈榜《宛
署雜記》謝杰《宛
署雜記叙》正。

有乘，郡邑有志，以傳信也。大夫之書信矣，不乘
不志而記之，且命之曰雜，則何居？示非完書
也。夫《六經》以降，作者大備。丘明、公、穀曰
傳，董狐、南北暨於龍門令曰史，班掾紀漢曰書，
別於史也。陳著作紀三國曰志，〔注一〕別於書也。
下此三輔之圖、西陽之俎，則雜之云爾。是大夫
所托以名書意也，詞亦謙矣。其書始於宣諭、建
制，終於遺事、遺文。詳於內政、民風、山川貢賦，
而略於人物，究以稗官附焉。惟經費書則備極覲
縷，幾於隸首不能得。大夫在事，適當宛平大耗

之秋，帑中莖莖五十餘金，而歲出之費且六千有奇，蓋不能百之一爾。展轉不支。至欲弃其印綬去。久之，捕僞符，清匿稅，經營擘畫，頓累千金以上，得不落縣官事。良工心苦，允稱勞臣。然荆山之獻，亦幾一刖矣。其詳之者宜也。宣諭皇綸，貢賦國計。建制關於沿革，山川隸於職方，內政軫乎民艱，遺風干乎土俗，此而不書，焉所用紀矣。其詳之者，亦宜也。兩制紀人文，何爲而祇撮其略？八絕紀滑稽，何爲而諦指其名？愧非誕傲，稍戾於循良，胡譯侏儻，奚裨於掌故？墨

齋璫而近贗，燕丘俚而不經，助璫遺澤，閭閻方言，乃大夫恒津津焉，余思之莫得其解者。嘻，茲大夫之所以爲大夫與？

大夫故楚才，且邑於瀟湘之間，三閭玄風，趯然高視，彼其初豈嘗一日而忘幽蘭白雪乎哉！數奇限之，十載一官，風塵簿書，牢落不偶。甚或危於神姦，齟齬於要路，又豈無艾蕭空谷之悲也者。古人憤而作《騷》，廢而作《史》，亦或窮愁而著書。一龍一蛇，錯出而見奇，用以發舒其感慨之意。大夫也，書多微辭，得毋祖《越絕》，

宗《齊諧》，伯仲龜策、食貨？而其叙事也，又得毋左袒李將軍而抑驃騎，推轂東方曼倩而譏公孫矣乎？體裁未訓，風韻則遠，是其雜也。乃所以爲奇也已。雖然聖明在宥，高密必侯。大夫政成，惠及窮檐，澤周枯骨。余蓋耳而目之者，幸其堅畏壘之思乎？弓旌行旦暮及之。余曲終奏雅，寓言而卮，實有厚望，大夫幸毋迂之，而徒解頤於燕說也夫。

宛署雜記自序

臨湘沈榜

始予抱四方之略，博求掌故，識天下戶口、阨

「注一」阮塞 原
本訛「塞」爲「寒」，
據《宛署雜記·自
序》改。

塞、〔注一〕風俗、政治盛衰，蓋見志記之不可以已云。及授官內鄉，歷東明，因掌故而籍行之，具以潤飾功令，然猶外縣也。既晉上元，猶陪京也。及復除宛平，則列在輦轂之下，意其風被最先，科條獨著，是其志記必詳且核，於前所睹聞，而諸所施設，無如上國之明備。第令按籍求之，拱手受成足矣。

乃縣故無志，而掌故案牘，又茫然無可備咨詢。自竊祿以來，隨事講求，因時劈劃，或得之殘篇斷簡，或受之疏牘公移，或訪之公卿大夫，或采

之編氓故老，或即所興廢舉墜，救弊補偏，導利除害，發奸剔垢，其於國家之憲令，非不犁然具備也，而予始求之則無徵，自予行之乃始有據。然則宛平志可已乎？夫志，識也。識之而達於政，一時之故實，百世之著龜係焉。倘先予而有志，何至使予按籍而茫然無所備咨詢乎？蓋今天下郡邑，誰不比事修辭，各先記載？而京兆首善，乃獨闕如，伊誰責也？吾爲宛平長吏，何可以無志！既而慄然曰：孔子雖悼杞、宋，不敢直言。作《春秋》，比於晉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檮杌》，而

猶自命曰竊取。且皇祖貽謀燕翼，主上瑩精太平，彼鋪張揚厲，自有學士鉅公之丹管在也。前此尹宛平，固多賢於榜百倍，而況榜至愚且賤，又何敢以志宛平？顧志，吾不敢也。令後來者以無志而靡所諮詢如吾今日，吾不忍也。

宛平建縣以來，二百年餘，無人敢任紀述之責，其中固有吶於心而惴於辭者爾。而庸計夫京師首善之邑，〔注一〕所爲諸夏根本，國家厚澤深仁，所爲培植綏和，纖鉅委悉，視他郡邑不同，盡使人避事而吶且惴焉然，則何時而可任其責乎？

〔注一〕而庸計夫京師首善之邑，原本訛「夫」爲「而」，據沈榜《宛署雜記·自序》改。

是以退食之暇，雜取署中所行之有據，而言之足徵者，隨事記錄，不立義例，不待序次，聊識見聞，用備掌故。久之，不覺盈帙，固命吏稍繕之，爲二十卷，而講求劈劃之要正亦不能自隱，各以類列，附見於後。至所云呐且惴者，尚復闕而不備，姑用傳之子孫，使知予備官籍行，不欲虛談，抑使後來者，以比於掌故諮詢而施設其所未竟，增益其所未能，治有成勞，因志宛平，以垂石畫。則斯記雖猥雜，當亦可備采擇之萬一，予甘心敝帚可也。

題咏

蓋咏歌嗟嘆，性靈攸寓。燕臺、易水，千古之所悲心也。西山萬嶺，拱秀環青。梵宇琳室，樓臺烟雨。騷人游子，抱匡時之略，懷畜君之志，悲歌擊節，幾爲牛汗。謹以所知存之於左。嗟嗟，言以地重，地以人勝，豈荷花、桂子徒增藻瀆者哉？

別易水

荆轲

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。

軒轅墓

陳子昂

北登薊丘望，求古軒轅臺。應龍已不見，牧